前情近代完了，下一回进入主线剧情  
看吴茂才如此有恃无恐，我知道再和他谈下去也不会有任何结果，今天过来的目的也已经达到，确认了吴茂才这孙子确实是有暗地里整我的心思，再和他争论也不可能让他回心转意，至少，确认了我心里的推断，吴茂才想要让我去背锅已经是实打实的事情，现在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破局了。  
  
灰溜溜的出了经纬财团大楼，袭来的热浪让我更加心烦气燥，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本以为毕业一年，在公司的地位全部都是靠自己的能力一步一步赢来的，结果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，巨大的失落感袭来，烦躁的点上香烟，就这样顶着烈日在大太阳下面走着，肉体的燥热并不能缓解冰凉的心情。心里杂乱一片，对吴茂才的出招我暂时没有任何的应对手段，这简直是糟透了。  
% I6 F% S& j/ Q' e7 O  
香烟吸完，我终于下定了决心。父亲虽远在梦泽老家，不过他老人家也是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下来的，自己也有些产业，只是现在年纪大了，母亲又过世的早，如今我也已成年，在他眼中还算是事业有成，故而他现在退居幕后，一心一意的在梦泽的房子里溜溜狗，养养鸟，生活活得无比惬意。5 x\* H0 }; E% z( }+ L( s% J. k  
  
人说，父子就是上辈子的仇家，儿子就是这辈子来讨债的对头，这话一点不假，事实上，我对父亲的态度一直不算太好。虽不情愿，但是现在事情到了我无法处理的程度，也许把这事和父亲说一说，再怎么样也是父子恩情，他也该给我出谋划策才是，当年不也是他坚持让我来沪埠发展的么，现在儿子有难，由不得他不出面。  
  
「喂，爸爸，身体还好吗？」看看时间，现在是上午十点，老头应该刚刚溜完狗回来，这时候打电话过去最是妥当。8 ^1 g6 k! u: b  
; y- W" O" \_1 C4 R4 Q# g  
「喂，立立啊，什么事情啊？我很好，梦泽今天下雨，在家逗鸟呢。」父亲的语气总是这么不急不徐。) {. C# |) e# w6 J  
2 U2 V) S) C0 n7 d  
「爸爸，有件事情您帮我参考参考呗。」先套了近乎，我才把吴茂才这边的事情和他一五一十的说了明白。  
  
「哦？你小子混出点名堂了吗，好小子，爸爸没有看错你。」怎料父亲听了我的现状，丝毫没有担心的意思，只顾夸我。. t+ c0 F" ~0 h$ {; Y  
. p9 X6 G\* D9 c& ~$ Q  
「您现在夸这个有什么用啊，快能你儿子想想招吧，你也不想我被别人折腾到灰溜溜的样子吧，那样岂不是丢了您老人家的脸面了？」我更加着急了，却不能表现出来，只能明里暗里的把话语在引到我的事情上来。; Z1 @1 L1 ]$ w  ^  
6 V! L9 Y7 g. E( K  
「被人针对了是好事啊，我为什么不能开心，你想啊，你被人针对，说明你的能力已经威胁到了对面，而且已经到了不得不把你清除掉的地步，想想，是不是这个道理。」父亲依旧循循善诱。, }# H& W; p7 s4 ^# \2 E& p$ T5 c. a  
  
「现在扯这个有啥用？能力再强，你也得有命花。」我快要被这个老头子气死了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说这些大道理，讲道理要是有用，我也不至于被吴茂才暗地里针对了。  
3 K\* z, D/ f: S" q2 D  
「不要担心，这什么经纬财团的吴茂才根本就是个小角色，你以为他的这点小伎俩能瞒天过海？放心吧，你以为那个远在宝岛的蒋先生是吃素的？把心放在肚子里，天塌不下来的。」父亲自信的言道。  
  
「可是。」7 o" h3 X8 Y7 X& z  
  
「不用可是了，该上班上班，该休息休息，有时间啊，也回来转转，不要一门心思的把精力放在工作上，算来你也不小了，你现在啊，带个女朋友回来，我也就安心咯。你小妈从上京寄了好多好东西过来，那可都是专门给你买的。」果然，话不出几句，父亲又开始了逼婚大计。1 P' Y0 w2 g- Y8 P+ ^  
  
「那个，再说吧，有机会了，我肯定第一时间把人带回去，只是现在不是还没有吗。对了，帮我给小妈问好，她身体不好，等我空了就去上京看她。」听到父亲又开始说女朋友的事情，我赶紧找借口挂断了电话。3 [8 h( m6 X4 K+ W  
( j- [1 W7 u. L# N) g  
从父亲那边没有得到有用的建议，我的心里更烦了。  
2 k9 u" d( F- T  
梦泽，一栋普通的洋房阁楼，阳光房外面的天气阴沉沉的，一如里面逗鸟老人的心情。  
9 o6 E- J5 r& G/ V; h; F  
「他妈的，敢打我儿子的主意，动手之前他妈的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。」老人鸟也不喂了，狗也不牵了，一脸怒火。  
8 J. w' w8 z/ S3 \  
「喂，美霞啊，不忙吧，有件事我和你说一下。」  
2 o& W2 Q) x% [" U: r! N  
“请注意，降维打击即将到来。”  
8 Y- Q\* ~: }: q( V  
$ {" k' J% z9 ~2 C0 W. t4 {' l1 Z' r  
我赶回了金陵，意兴阑珊。这种明知道别人要搞你，但是你却什么都不能错的感觉实在是太糟糕了。不用想也知道，吴茂才的布局已经做完了，我现在就是他手里的蚂蚱，想要翻天如何困难。) M0 c+ G9 x: B) @3 H% f  
" |  X' F+ c7 D) [1 a7 c& C: l+ H  
小刘看到我回来，很是兴奋，眼睛里好像带着光。我却不敢直视她，闪躲的眼神加上明显失落的表情说明了一切。小刘什么都没说，安静的呆在工位上，我也呆在办公室里，两人之间的关系陷入了微妙的尴尬境地。7 t0 Z6 c, g) b0 Y  
% E2 R  r, I% y+ M3 f1 @1 X& n  
临到下班，小刘忽然带着一堆文件走了进来，见左无人，拦住了想要下班的我，关上门，拉上百叶窗，孤男寡女，小小的办公室里气氛开始变得微妙起来。\* r: X. n+ v4 i2 |9 a  
- d) Z: P8 }\* M5 i  
「立，到沪埠去不顺心吗？」小刘半蹲在办公桌前，双手拖着脸蛋，漂亮的眼睛担忧的盯着我。# v\* A$ z2 R" F0 f  
  
「出了一点事情，处理起来可能有点麻烦。」我又避开了她的眼神，转而装模作样的看她带进来的文件。  
( H\* L, B: d  z- \3 G9 Z& E  J; o' H+ S  
「哎呀，你看着我，是沪埠那边拨款的事情吗？」小刘娇嗔一声，拉过我的手去。柔软的手心满是汗水，看来小刘也非常紧张：「算了，猜你也不会和我说，你身体怎么样了？要不要陪你到医院去看看？」说完，带着三分娇羞，七分期盼的神色看着我的眼睛。5 ?/ b+ g& E. ]. i5 n: P! g+ T9 w  
- e# |9 v\* J6 L$ W0 E. M  
她的眼睛很清澈，眸子黑白分明，长长的睫毛根根分明，恰到好处的眼线，似乎还有淡淡的眼影，被这样的眼睛看着，让我心底的阴霾荡然无存，忍不住在她胖嘟嘟的脸颊上轻轻一捏。  
  
「哎呀，疼死了，你轻点捏。」小刘娇羞的埋怨更引起了我的怜惜之心，像到小丫头一样，在她头发上胡乱挠过。3 Z4 D/ {% `( r6 q, [. U0 C0 A  
  
「谢谢你。」我无比郑重的对她说。- e8 m. Q8 V+ ?5 Z2 R  
5 l6 X4 o. o$ z+ ?+ c7 f. M0 p  
「谢什么，我又没帮上什么忙。」小刘不解，人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果然不假，至少在眼前这个女孩的眼睛里，我只看到了纯净美好。3 H, s4 }$ w+ F  
$ c3 V8 f1 p\* w, `. ~/ e\* Y  
我配的上这样的女孩吗？我不配。  
  
就在我和小刘耳鬓厮磨的时候，一阵轻轻的敲门声传来，我和小刘皆是一惊，小刘瞬间从我身边离开，整理了杂乱的工服，可是这一时半会又如何能整理的妥当，只能将就着过去开门。  
  
「哪位？稍等一下。」我先发声稳住了屋外来客，两人勉强把衣服收拾整齐。  
  
「请问是林经理吗？」进来的是一个满面油光的中年汉子，满脸堆笑，头发微秃，手指上戴个硕大的金戒指，典型的暴发户特征。  
  
得到我的点头示意后，来人继续说道：「鄙人巴同甫，不清自来，还请林经理海涵。」伸出油腻的大手，眼睛里竟然带着一丝期盼。: ?8 P' W$ }: p% G1 k+ G& H  
  
「您是？」我起身握手，却露出了杂乱的衬衫下摆。  
  
巴同甫何其精明，眼珠一转就想明白了我和小刘的事情，笑着说道：「都怪同甫考虑不周，未曾事先告知，惊扰了林经理，确实不该。」说完，无比谦逊的回头把门给关了。, L: v. S& u: h  
; V6 c5 \_+ \_; C! r+ C) R! a  
「这么晚了，巴先生过来有什么急事？」他看破不说破，我也就顺坡下驴，微微一笑，把衣服的尴尬给滑了过去。  
  
「额，是这样的，鄙人为广鑫矿业做事，这次过来，是为了给林经理说明一些事情。」巴同甫的表情有些奇怪，没有大公司员工的那种自信，反而表现的谨小慎微，说的难听点，好像对我非常忌惮的样子。  
% |3 G$ K, s$ z: O6 y+ D  
这样的表情就很奇怪了，本来吴茂才就打算把广鑫的货轮不能卸货的责任转嫁到我头上，现在正主来了，怎么却是这个态度，很奇怪，我甚至察觉到了一丝危险。7 J. x0 w; x- F  
6 Z\* X3 i6 o3 X! `  
「是沪埠的货轮的事情？这件事和我没有一分钱的关系，你可以直接去找吴茂才董事长，他才是对公司全权负责的人，我只是投资项目板块的经理，不参与这种事情。您请回吧。」我猜到了他的目的，决定先发制人。  
\* O/ l0 J) q! T, @  
「林经理息怒，鄙人今天来，并不是为了那条破船的事情。」巴同甫见我送客，顿时急了，20度的空调，他的额头却渗出了汗水，不停的用手帕擦着。  
% Q6 t& ^8 }; g- m" x  
我狐疑的看着他，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/ D1 h3 r\* q\* a& S% x; K  
7 f- q8 v' n& V7 O  
「是这样，我就明说了吧，这个单子我们广鑫认栽，不出意外的话，现在船上的货物已经开始卸了，您不必再为此事担心，另外，为了弥补这间小事到林经理的困扰，这张卡片，还请您收下。」巴同甫从怀里掏出一张银行卡来：「本来是要准备的充分些的，只是今天来的匆忙，只能坐到这样了，请您务必收下。」  
; l" C) h+ E( a8 X# h2 z  
「你这是干什么？」我看也不看那张银行卡，带着怒意直接还给了他。, z6 w\* T4 P% a$ r/ C1 v( u  
  
「林经理，多有得罪，多有得罪，您雅量雅量，这件事确实是我做的不对。」巴同甫忙不迭的不断欠身，对我的态度无比恭敬。  
  
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么晚了，来说这些胡话，又是卸货了，又是银行卡的，当我是傻子吗？说，是不是吴茂才让你来的。」我警惕的问着，就怕是吴茂才用这种拙劣的手段来釜底抽薪。  
+ d& H2 R& @0 y$ ^) G  
「鄙人是广鑫矿业的人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，今天这样处理也确实是鲁莽了，林经理您大人有大量，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到心上。明天，我会给您一个更好的处理方法。」巴同甫说话更加卑微了。  
. F7 J6 \6 ]1 [# m  
「算了，巴先生，您既然如此，那我觉得咱们就没有聊下去的必要了，您请回吧。回去后告诉吴茂才，他现在就想摘果子，未免太心急了些。」从他的表现来看，此人定是吴茂才安排过来试探我的无疑，他说的那些东西根本没有任何意义，那张银行卡才是他的杀招，如果我收了，那么就可以做实很多事情了，后面的操作空间更大。  
) b( k8 Q) f% {5 a" [0 k  
「万分抱歉，是我鲁莽了，明日一早，我再来正式拜访，届时，我必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，您息怒，我就先走了，您留步，留步。」巴同甫唯唯诺诺的走了，这个人来的简直是莫名其妙。$ A  t' {. y: k8 u0 v  
2 |: \_' T5 l4 @" I, j  
小刘见巴同走了，开门进来，温柔的说道：「那人是谁啊？怎么发这么大的火气？可别把痔疮气爆了。」  
5 u2 F8 D4 S7 Z1 p. L9 S; }# t. U% c  
这小丫头，还在关心我为了掩饰下体尴尬而扯的谎话。$ n  a8 W% J! S# g  k  
5 h, Z\* I4 l4 m7 z  
「没事，莫名其妙的一个人，明天不要让他进公司，看到这人就烦。」我掏出香烟，熟练的点上。# \_" g+ b% Q\* L: \_  
  
「yes sir ，绝对不让他进来烦你。」小刘故作姿态的敬礼，搞笑的动作让我不禁笑出了声。随即烟雾回流，我不停的咳嗽了起来。. w. v% |0 i, t: M) b4 E3 Q  
6 ]; `, y8 q  Q3 W% {; q  
「嗨呀，咳成这样了还抽烟，也不知道注意着点。」小刘看我咳嗽，在我的后心慢慢捋着，好让我快点缓和过来。0 U! c7 H+ g% v7 ], F8 d5 T  
  
「你可真是个好姑娘。」  
6 @, m, Z! X) {; N) B\* {7 e  
「切，知道就好。」  
+ j0 a2 W. J5 Q+ N4 N  
可惜，温馨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，时间渐晚，我婉拒了小刘一起吃晚餐的邀约，独自回家，看着小刘期盼的表情，我还是狠心上了车。非是不愿，实在是自己不敢耽误这个美玉一般的姑娘，或许在合适的的机会拒绝她也是对她的善良吧。- B7 Z5 h& \% N; Q+ k- P, b! a  
  
我不愿意放弃女装的爱好，就只有牺牲这唾手可得的姻缘了。  
  
回到公寓，看着女生周末留下来的脏乱衣物，我的心几乎瞬间就柔软了下来，这些东西，可以帮助我抵御外界的压力，帮助我恢复勾心斗角损失的心力。  
  
美美的洗过澡，摘下伪装用的假阳，平坦的下体再次重见天日，事到如今，我对下体变成的女阴模样还是有些不可置信，有一种极为不真实的错觉，我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，怎么在威廉两句花言巧语之下就答应了对小弟弟的改造。  
4 E; I& `2 s" z! B7 |  
不过，事已至此，多想也没有意义，惟妙惟肖的女性下体已足以解释一切。我想要的不就是这样吗？  
  
强忍住自渎的冲动，这个礼拜，按照手机软件的设定，应当是我的经期才对，经期的女人，自然应该有经期女人的活法，遑论我现在又拥有了几可乱真的女性姹户。  
3 V: o) I, \$ q/ k" z/ X& w  
真是可惜，小弟弟缩进去了，倒是不能用他的疼痛来臆想成女生痛经的滋味，或许这就是有舍才有得的意义所在吧。0 e: l' v, v  o; [4 S- V6 ?: }: {) H, P  
  
冰箱里贮存的“经血”胶囊已经不多，重新补充的计划也需要尽快提上日程，做女人还真的是麻烦啊。  
  
房门紧紧的关着，把我的小窝和外界完全隔绝开来，在这个封闭的环境里，我才是自由的，无忧无虑的，什么吴茂才，什么被人陷害，这时通通与我无关。, |4 R  i' i  ]6 h  
# u5 o/ X+ J) n1 S8 D  
用我能做到的最女人的姿势把胶囊塞进了阴茎皮肤构成的腔道里，那里面不算干燥，小弟弟分泌的前列腺液很好的滋润了它，一如女人温润的阴道。" s# Z1 C% A- F  
  
胶囊是特制的，原本用来贴合尿道的粗细，可是现在却不行了，那个腔道较尿道要粗上太多，往往塞进去就滑了出来，根本不能很好的兜住。不过我还有办法，取出只用过一次的卫生棉条，这东西是我好久之前准备的，曾经在菊花里试过一次，但是效果不佳，就弃置不用了，如今有了这个短小对 腔道，倒是可以再次尝试一番。# G4 X\* M6 C& v8 n, N  
  
花了些时间把棉条装好，为了不弄破胶囊，确实费了些心思，完成之后，小小的腔道里鼓鼓涨涨，一条俏皮的棉带坠在下面，好生可爱。- `4 X; G\* \4 k1 A# d1 Q) u: h  
! R" E1 \, T\* W8 p2 n. i5 w  
胯垫假胸肯定是要戴上的，接着束腰，内裤，文胸，裤袜，居家长裙，随着女性的衣物一件件穿上，我的心思也变的越发柔软，哦，我是一个女人了，酥胸，细腰，翘臀，只看身材的话，谁又能否认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女人呢。最后戴上假发，长长的发丝倾泻下来，我的心理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  
2 |8 U' G\* o, \_0 m. m' V  
「如果是真发的话，那又该是怎样呢？」我被自己突然涌出的这个想法吓的心惊：「不行，不可以有这样的想法，生活是生活，工作是工作，流了长发，别人会怎么想。」我摇摇头，驱散了这个无谓的想法。+ U3 w8 F1 Z8 z# D5 @  
  
手洗完两天前的衣物床单，时间已经到了很晚，我也累的腰酸背痛，不过我的心灵却越发宁静祥和，因为这就是居家少妇该当体味的生活啊。5 P( n# s  U9 T9 o1 W; w6 X( Y  
  
手洗完的衣服在洗衣机里脱水烘干     check  
  
地板重新拖过     check  
0 @+ A) S& s; {: \' H4 N6 |  
床单手洗完了，还没有脱水   todo   
  
美容觉    todo   
  
我用项目管理的手段一件件的确认着这两天落下的事情，有些理性，女人不应该用这种理性的手段来处理事情的，或许后面可以慢慢改掉，生活，就该是随心所欲的，想到哪儿做到哪儿，而不是量化成一件件工作，再根据计划去一件件完成。  
  
夜深了，强迫自己把衣橱里的衣服全部整理过，尤其是那件晒在阳台上的长裙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最近一段时间不能再穿了。因为威廉妹妹失踪的事情，警察已经注意到了那晚穿长裙的陌生女人，为了不引起警察的无谓关注，还是收起来比较妥当。' I9 ^7 ^$ [+ \_, c. K5 U  
  
对了，明天还的去警察局问问他们的调查进展，答应了威廉的事情，就算不上心，至少态度要摆出来的。  
! t1 T5 Q0 \" ?' B+ A8 t' z. |  
「睡了吗？」小刘主动发了信息过来。  
  
我本想回复，想了想还是当下了手机，这段注定没有结果的姻缘还是让他随风而去吧，再继续和她纠缠下去，到秘密揭开的那天，伤害会比现在要大的多：「小刘，为了我们两个都好，请原谅我吧。」我在心里不无惋惜的喃喃。3 d7 k8 \_/ i. W! c2 J  n5 m4 z  
% y: P2 B" E! W" z) L9 E  
收拾衣橱的时候，倒是还有意外之喜，块拇指大小的玉牌被我翻了出来，看着他，往昔的回忆又涌上心头。  
  
那是我大三的时候，班里组织到凤凰山秋游，那个时候，凤凰山刚刚开发完成，就算是现在，那里依然是上京地界最为火爆的旅游胜地。秋天，正是凤凰山最漂亮的时候，满山的红色枫叶，远远瞧去，好似一团红云。  
  
这个玉牌就是那个时候得到的。/ J( T0 A+ G: s4 B  
  
依稀记得，当时导游带我们进了一个山洞，在洞里面七拐八拐的走了好久，出洞之后原来别有洞天，里面繁花锦簇，好不漂亮。又有石屋石床，导游滔滔不绝的介绍，这里是什么古代隐士大能的隐居之所，反正怎么玄乎怎么来说。花海里幽幽的立着两座坟茔，一个碑上刻着韩元白苏瑶合墓，另一个却是一片空白。  
  
我对这种近代作古的景点是不太感兴趣的，别的不说，就石碑上的字看着就眼熟，显然是近代机加工的东西，一眼假。是以，我觉得风景不错，至于隐士什么的，我是一概不信的。" }8 }- ~\* N/ M  b/ \  
  
直到，我看到了石屋里的那副画。画作上有说明「女娲像。」0 q# e( ^6 @# Y2 D$ A4 D# @  R: L+ K  
  
就在我带着玩味的心思寻找画像里的现代痕迹之时，我的眼睛正好和女娲的眼神对上。就那一瞬间，我只觉得口干舌燥，屋外乌云漫天，周围的游客全部消失了，石屋外，一个带着斗笠的道姑手持一个墨玉长笛，悠然自得的吹奏着，耳鸣严重的很，竭尽全力想要听她吹奏的什么，却是除了耳鸣，什么都听不到。  
$ n7 b7 W" q. R5 x  
斗笠道姑渐行渐远，我踉踉跄跄的跟了上去，同学们早就急的坏了，在他们的视角里，我在看了女娲像，之后就开始手舞足蹈，嘴角流涎，而后更是发疯似的冲了出去。7 I3 G; c& ?9 y/ I  
  
「不好了，林同学疯了。」同学们一拥而上，直接将我制服。  
  
我跟着那斗笠道姑，刚要追上，忽然脚下绊了块石头，直直的摔倒下去，想要起身，却感觉身上好似被压了无数重物，只能徒劳的抬起手，想要抓住那个神秘道姑。  
  
「时候未到，却是我执妄了。」道姑没有开口，但是我的脑子里却浮现出这么一句话来。  
8 d: j( S  g4 t9 ^: i  
「此物交还于你，也算了了我的一桩心愿。」就是那个时候，道姑素手一抛，一个闪着亮光的物件直直的扔向了我。  
% l1 E; U9 J, E) y, H) G0 w. c  
就在我抓住那个物件的同时，耳鸣消失了，太阳重新出现，恍惚之间，我好像过了一个世纪。「道姑。」我大声叫喊。  
  
「林同学，你怎么了？突然开始说这些胡话。」班长担忧的说着，再看周围哪里有什么道姑，哪里有什么石头，我之所以倒地，分明是被同学们按倒的。  
( u9 l3 y- c+ x9 a0 c1 [$ C  
「我曹，我他妈见鬼了。」胡乱抹去嘴角的口水，我推开按住我的同学，站了起来。  
  
「我他妈看到一个道姑。。。」我把自己看到的东西说给他们听，不想又遭了无谓的嘲笑，想来也是，谁会相信一个突然发疯的人呢。3 g0 ~) h/ s9 I4 v% H  
  
「林同学，好了，知道你怕丢人，就不要在找借口了，再说了，你说那个道姑扔了个发光的东西给你，东西呢？总不能是你一直握着的那石头吧？」年轻人总是充满活力的，短暂的混乱之后，就开始开起了我的玩笑。  
8 e: n! u1 K) C- m6 R  
「什么石头，我怎么不知道？」我不解的反问，抬起右手，却看到自己死死的握着一块发黑的石头，而且，我怎么努力去张开也做不到，我竟然失去了对自己手掌的控制权。: }. F6 Z. t# T$ Y4 S! W8 k  
$ Z; a+ T3 D6 k- E1 J  
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知道你不喜欢出来玩，可是你也不至于开这种玩笑吧。」班长猜测我是不想出来玩，这才费尽心机自导自演了这出闹剧，挥手散去了围观的游客。+ d7 ^+ m- p+ z" B( q  Q/ g  
- \_, ^( h$ b/ O. t" P  
「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」0 `; J; @3 T  M" W4 E  
  
「解释啥，那里有人不能控制自己的手的，你就是在扯谎，算了算了，实在不想玩，我们也没办法，你自己先回去吧。真是的，扫兴。」班长再顾不上我，招呼导游继续。% [! Z) e/ v" `2 ?, i  
  
说来奇怪，当我出了凤凰山地界，右手就恢复了自由，那块黑乎乎的石头也直接被我给丢了。只不过，石头落地之时，裂成两块，一抹若隐若现的亮光在石头里亮起。6 u2 M; H' {0 v- b  
0 m+ @) I, T! t- S\* @  b1 g  
这也就是这块玉牌的由来了。. J\* G& d+ ?3 t5 E$ n! J  
4 Y8 N  \  w+ g1 K% v# K4 w  
后来，我也独自再去过凤凰山，可惜再没有遇到那个幻觉里的道姑。  
+ l5 S& b- l) k# {, [" o  
时间久了，就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记忆里这件事的真实性，可是这块玉牌做不了假，我背地里找珠宝行的鉴定过，确实是古物无疑，而且根据上面的落款「长文手书」确定，这块牌子，可是一千多年前惠帝国开国皇帝的牌子，价值更高。当时珠宝行出好多钱来收，但是被我拒绝了，一来我不太缺钱，二来，冥冥里，总感觉这块牌子就是那个斗笠道姑刻意送给我的，这是缘分，大意不得。  
4 X\* o  G7 Y- i$ m  
斗笠道姑又怎么会和皇帝扯上关系？我一直想不明白。3 I; c0 O& [6 Y) b  
  
一来二去，这块牌子就保留到了现在，平日里也没有戴首饰的习惯，这不丢到衣橱里，到现在才翻了出来。8 }\* ], ?9 K( Q6 ^  n7 K) {  
  
握着牌子，回忆就止不住的涌了上来，不知不觉间，我的眼眶湿润了，也不知道同学们现在可好。  
  C7 u! y% q4 k4 z  j  
「真是的，真的变娘们儿了吗？稍微想点事情就伤心的抹眼泪。」我暗啐自己一口。「都说女孩子的身体可以养玉，我现在是女孩子了，或许也该把这块好玉养养？玉牌上面一龙一凤，就算上班的时候带过去也不会有人瞎说什么的吧，明天请个假吧，正好可以避开巴同甫，把威廉的事情办一办，顺便，给这玉牌寻个链子。」